

原创长篇小说

SHENGSI DUJIE

徐大辉 著

# 生死对接

权力背后的欲望男女

该死去的人活着，该活着的人却死去，  
罪恶导演了——生死对接！
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原创长篇小说

SHENGSI DUJIE

徐大辉 著

# 生死对接

权力背后的欲望男女

该死去的人活着，该活着的人却死去，  
罪恶导演了——生死对接！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生死对接 /徐大辉著. —长春：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，  
2009.2

ISBN 978-7-5385-3728-4

I.生... II.徐... III.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05443 号

## **生死对接**

徐大辉 著

---

策 划 李文学 刘 刚  
责任编辑 于德北 张晓峰  
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(130021)  
印 刷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  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  
印 张 18.5  
字 数 190 千  
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385-3728-4  
定 价 32.80 元

**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**

---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#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| 悚然发现 ..... | 1   |
| 第二章  | 深度惊悸 ..... | 18  |
| 第三章  | 风过之痕 ..... | 34  |
| 第四章  | 漂来女人 ..... | 50  |
| 第五章  | 胎毛鉴定 ..... | 67  |
| 第六章  | 确定死者 ..... | 83  |
| 第七章  | 秘密监控 ..... | 99  |
| 第八章  | 危险细节 ..... | 115 |
| 第九章  | 非常手法 ..... | 132 |
| 第十章  | 血型错误 ..... | 149 |
| 第十一章 | 绰绰魔影 ..... | 165 |
| 第十二章 | 虚造真相 ..... | 181 |
| 第十三章 | 追查供体 ..... | 194 |
| 第十四章 | 女色击倒 ..... | 210 |
| 第十五章 | 秘方故事 ..... | 227 |
| 第十六章 | 灭口理由 ..... | 242 |
| 第十七章 | 约会罪恶 ..... | 258 |
| 第十八章 | 与儿同眠 ..... | 275 |

## 第一章 悚然发现

### 一

十天以后，走过的人还是下意识地望坦桑德拉桥下一眼，目光落在城市的排污口，五颜六色的液体涌出，几秒钟的观望，流出的东西没变化，然后走开。

“尸体，人的胳膊。”报案人神色慌张，语无伦次，他比划着，“这么长一段胳膊……还连着手。”

十天前，蓝磨坊街派出所接到报案。

“慢慢说，你在什么地方看见人的胳膊？”所长问。

“河里，唔，桥下。”报案人很难镇静下来，他给见到的尸块吓坏啦，“两只胳膊，还连着手。”

“哪座桥？”所长问。

“坦桑德拉。”报案人说。

民间管穿过市区河流的一座桥叫坦桑德拉，非典时期有一个病人从那个本没名字的桥上跳下去自杀，看过一部电影的人竟叫这座桥坦桑德拉，既定俗成，后来官方也有人叫了。据说有人提议，就叫此桥为坦桑德拉，也是对本市那场抗击非典的一种记忆。

坦桑德拉在蓝磨坊街派出所辖区内，出现碎尸便是大案，所长一面命人向上级报告，一方面带上警察随报案人赶到现场。

# 生死对接

罪恶导演了——生死对接！  
原创长篇小说  
SHENGSIJUEJIE

两只手臂放在河边草丛里，上面遮盖一个方便面纸箱子，当地风俗，死人不可见阳光，报案人是个拾荒者，不缺少纸壳子类，随手盖上一块，是对死者的尊重。

警察揭开遮盖物，见到两只胳膊，正如报案人描述的，连着两只手，经过水浸泡膨胀(膨胀)，仍见人手的形状，但已经高度腐烂。

“在哪儿发现的？”所长问。

报案人指着桥下的排污口，说：“在那里边露出一只手，我用钩子钩住一拽……”

所长跟一名警察走下桥，来到排污口的上方，脏水汩汩流出，城市的颜色从这里外泄，从多个场合流出的东西汇聚到一起，应该是一本书，有爱情有仇恨有血腥，这两只胳膊是其中一个细节吧？

“我用一下你的钩子。”所长说。

报案人的钩子有几种，长的短的，铁的钢的，用途较广泛，所长挑选一种像炉钩子的钩子，探进排污口，没寻找到任何东西。

“有吗，所长？”岸上的警察问。

“什么都没有。”所长再次使用钩子，弄上一只黑塑料袋，大概有人将塑料袋丢在下水道里，冲到排污口来。

刑警赶到，法医首先检查尸块，取样、照相，然后带走两只手臂。按惯例，6月16日发现尸块，定位“6·16碎尸案”。杀人碎尸属于刑事大案，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指挥部，由刑警支队长明天罡具体负责。

再次勘查坦桑德拉的现场，可以肯定此处不是杀人的第一现场，从下水道流出，城市地下网管哪一个口都可以投下尸块，各户的下水口都可能抛尸体，还有无数的下水井可以投尸。

“明队，我们应该去水务局。”刑警欧阳志学说，他的建议很合理，当即被支队长采纳。

三江水务局管理该市的供排水，有地下管网的详细资料，水务局的工作人员配合刑警拿出图纸，寻到坦桑德拉桥，以它为中心方圆一公里范围内，是居民、学校、医院和一个街道办事处。

“天哪，一万多户！”欧阳志学惊讶，他没想到人口密度竟然这么大，加上机关单位，使用这段地下管网的人更多，寻找到尸块从哪儿投下去的，无疑大海捞针。

“如果真的确定针掉到大海里，捞，一定捞！”

“捞针？”欧阳志学摇头。

“是啊，捞针。”明天罡说。

这就涉及一个问题，能否捞到。

“一个人不只有两只胳膊吧？其他部位呢？”明天罡认为既然是碎尸，其他的尸块还要抛弃，抛弃到哪儿？如果丢到地面上呢？坦桑德拉桥周围应是侦察范围，寻找尸源放在首位，确定死者身份，顺着线索查下去。他说，“居民住户的下水道口很难放下去胳膊，需要较大的下水口。欧阳，你想想这还是大海吗？”

“噢！”欧阳志学恍然道，“明队的意思，杀人的现场在某公共场所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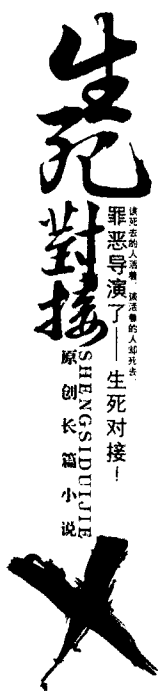
明天罡相信尸体其他部分也会出现，至于以什么形式出现——直接抛尸或继续扔进下水道——最终要出现，技术鉴定结果出来也许会出现重要线索，譬如死者的年龄、性别、指纹、血型等等，他说：“我们摸清坦桑德拉周边的单位情况，等一等技术鉴定结果。”

坐在一张三江市政地图前，坦桑德拉已经给刑警队长用红笔圈上，寻找它的周边单位，工厂只有一座，夕阳红福利厂，是一位退休干部为该区残疾人创办的企业，利用三江的特产蒲棒草编织草垫出口，三所学校，一所小学，一所中学，一所大学——省中医学院三江分院，一所医院，一家足疗馆……

“我们分头行动。”明天罡将上专案六个人分为三个小组，到这些单位走访，熟悉那里的情况，说拉大网也可以，具体能否网上什么无法确定，缩小范围将大海变成江河，目的寻找那根针，“两天后，大家集中碰情况。欧阳，你这一组重点是鞑子香医院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欧阳，你爱人是那家医院的护士长吧？”明天罡问。



“消化内科。”欧阳志学说得更准确。

管它消化内神经内，支队长明天罡觉得有熟人在里边，了解情况更方便。他说：“当然是外科护士长更好。”

医院外科跟动刀子的手术有关，是否跟肢解命案有联系，随便想象，刑警需要一定的想象力。欧阳志学也准备利用方便条件，对鞑子香做提前了解。

“今天你早些回家，表现一下。”明天罡说，半公半私的话令部下感到亲切，“你做顿晚饭。”

护士长黄倩倩曾向刑警支队长抱怨过，说告状也成，她语言有些尖刻道：“你们刑警还有家？还有老婆？结婚五年没吃一顿他做的饭。”

显然夸张，饭还是做过的，少了些罢啦。

“我回家做晚饭。”欧阳志学说。

## 二

家里有什么菜欧阳志学不清楚，他从来不上街买菜，今天想表现一下。走进超市，拼命想妻子爱吃什么，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，竟然没想出她爱吃什么。逛到水产摊位前，他寻找一种海味没见到，问商场工作人员：“螃蟹有吗？那种带黄的螃蟹。”

“对不起，没有。”工作人员说，“眼下不是季节，要等到秋天，高粱晒米蟹儿肥。”

“噢！”欧阳志学听到有这种说法，买海鲜的决心未改，“这个季节什么海产品可吃呢？”

“鱿鱼、虾、蛏子……”工作人员随口说出一大串海鲜名字。

“蛏子吧！”他终于想起妻子爱吃韭菜炒蛏子。

刑警拎着带壳的东西走进家门，一股海鲜的香味飘过来，妻子在厨房做葱香蛤蜊，看来今晚没表现机会了。

“哟，破天荒！”妻子惊讶道。

欧阳志学拎着购物袋发愣，缓过神来，说：“我买来蛏子。”

“我也买了，已经做上。”妻子说放到冰箱里冻上下顿吃，“我正要给你打电话，今晚务必回家吃饭。”

务必引起丈夫的重视，他要想想务必的含意，妻子凝望着自己，表达出一种渴望，结婚五年不算新婚，彼此都忙各自的事业，在一起厮守的时间很少，新鲜感还是有的。

“抓紧吃饭。”他逼近主题。

她心情似乎比他急，说：“干吗非等饭后吗？”

“那什么，你夜班？”

“是，吃了饭就走。”她走向衣橱，拿出一件睡衣，问，“你不换衣服？”

有时候，我们说的有时候，欧阳志学偷情似的，也不到床上去，草草地把一件美妙的事做了，今天妻子见他没换衣服，又认为是草草，独自换上衣服，然后躺到床上，说：“过来呀！”

美妙的事情在海味飘溢中进行，一只蛤蜊壳从厨房的案板上掉下来，清脆的声音如音乐一样悦耳。夕阳映红了卧室，流水般的阳光中疲惫的人幸福地在一起。

“我们起来吃饭吧。”她说。

“再待一会儿。”他恋恋不舍道。

“我去上班。”

“你很少上夜班。”

“这次特殊。”她挣脱出来，说，“起来吧，葱香蛤蜊凉啦。”

“早都凉啦。”他起床，问，“方才你说特殊，怎么特殊？”

徐大庆院长找她，说：“贾总在A病房，别人护理我不放心，小黄你亲自去。”

“贾总怎么啦？”她问。

# 生死对接

罪恶导演了——生死对接！  
原创长篇小说  
SHENGSI DUIJIE  
小说



“刚做了肝移植手术。”徐大庆说，“你的护理技术最好，非你不成。小黄跟你爱人说一下，七天内你不能回家，等贾总度过危险期，再换别人，行吗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她爽快答应。

麝子香医院的 A 病房，在内科的楼层内，装潢高档，相当星级宾馆的总统套房，谁也不清楚建此病房的目的，至少像黄倩倩这样的本院人不清楚，来此住院的人身份较特殊，张副市长、地税局长来往过，他俩患的一个是胃病，一个前列腺病，属消化道科和分泌科的患者，却都住这个 A 病房，显然是身份的原因。

A 病房没有固定的医护人员，根据住院者所涉及的科室临时指派，黄倩倩属于这种情况。

“哪个贾总？”坐在饭桌前，欧阳志学问。

“还有谁会如此待遇，大名鼎鼎的贾明哲。”

在三江市贾明哲的知名度很高，他是神鹿药业集团总裁，该企业蜚声关东，三江政府机关吃财政饭的人，薪水四分之一来自神鹿药业。贾明哲最近一次露脸是作为奥运会火炬手……欧阳志学说：“第一棒火炬手，看上去身体不错呀，怎么住院？”

“换肝。”黄倩倩夹起没有肉的蛤蜊壳儿弃到桌子上，说，“徐院长让我跟你请假。”

“请什么假？”

“我一周时间不能回家。”黄倩倩说。

那么长时间？欧阳志学觉得漫长。

“克服一下，一周嘛。”

“度秒如年啊！”他说。

“出息！”

欧阳志学阻挡不了妻子被派差，也没道理阻止，苦自己熬着。他说：“快点回来！”

黄倩倩笑笑，妻子认定丈夫没出息的笑。

“你们医院是二级甲等<sup>①</sup>吧，能做肝移植手术？”他疑问。

“怀疑我院资质？”黄倩倩解释说，“按规定做不了，手术可以外援啊，你怀疑什么？”

“不，不是怀疑。”欧阳志学急忙说。

与私他更不能怀疑，徐大庆的儿子徐咏时是自己要好的同学，黄倩倩到鞑子香医院工作当内科的护士长，咏时帮忙。

黄倩倩卫校毕业没找到工作，徐咏时便主动说：“倩倩是不是不想上班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欧阳志学反问。

“那你怎不找我家领导？”徐咏时问。

徐咏时管他父亲叫领导，大学时他就这样叫。

“不好意思。”

“呵！欧阳你从来都没跟我不好意思过呀！”徐咏时感慨道。

读大学时他俩上下铺，关系超出一般同学，关于他俩友谊的故事后面还要讲到。现在妻子接受院长指派的任务属于工作范围，即使超出范围，是院长交办的事情他支持，七天七十天他也同意。

“欧阳，对不起，”黄倩倩看一下表，“我来不及收拾，你拣一下桌子，洗碗时多用些白猫，要洗净。”

“走吧，你走吧。”欧阳志学很少有清洗餐具的机会，护士长妻子家中的生活用具成为医院的物品，反复消毒清洗，比洁癖还可怕，娶了这样的老婆福兮祸兮？

“我的睡衣你也一道处理一下。”黄倩倩出门补充任务，叮嘱道，“别忘用好太太洗衣精。”

妻子洗衣服不用洗衣粉，唯恐烧坏她的衣服还是皮肤，刑警不好理解。好太太牌洗衣精她从专卖店购买来，专门用来洗内衣。

黄倩倩走后他才想起该对妻子说，明天去鞑子香医院的事儿。

① 医疗机构评审分三级六等，三级甲等、三级乙等、二级甲等、二级乙等、一级甲等、一级乙等。

## 三

刑警支队长明天罡正准备带人出去，一名警察来报告：省中医学院三江分院来人报案，他们的一名学生失踪。

学生？极其敏感的字眼儿！明天罡立刻跟那双解肢手联系到一起，他问：“报案人走了没有？”

“走啦。”警察说。

去省中医学院三江分院！明天罡决定道。

如今翻牌、升格的事情很多，昨天还是三江中医学校一夜之间挂起省中医学院分院的牌子，翻个牌子大不一样，招生扩大了，现有学生近万名，就是说万名学生中有一名学生失踪。

“该生叫乌米，男，二十岁，2006 届药学学生。”院办公室皮主任介绍道。

刑警认真听、做记录。

班主任发现乌米没来上课，也没请假，到宿舍找他，同寝室的人说几天没见他，谁也不清楚他到哪里去了。

“据班主任讲，该生性格内向，独来独往不合群。”皮主任介绍乌米的自然情况。

乌米家住本市的北沟镇，母亲在他大一暑期时去世，校方掌握他没什么亲人，属于贫困生。

“近期他有无反常情况？”明天罡问。

“据班主任讲，去年寒假后，乌米突然阔气起来，穿名牌衣服，手机换了几个。”皮主任说。

刑警听到几个据，皮主任讲话注意出处，都说据说据讲。明天罡问：

“他有没有要好的同学？”

皮主任想了想，也是据谁谁说，然后道：“有一个学生，他叫祁雨燕。”

“听上去像个女生。”刑警说。

“男生。”皮主任说，这次省略了据什么。

明天罡提出见一下祁雨燕，皮主任说：“该生最近退学了。”

“什么原因？”刑警问。

“本人没讲理由，毅然决然退学。”皮主任说。

一个大学生没讲理由毅然决然退学，在校方看来中止学业半途而废，是件遗憾的事情。但在警方看来，可能暗藏线索。明天罡说：“皮主任，请您介绍介绍祁雨燕的自然情况。”

“祁雨燕？”皮主任迷惑刑警要了解一个退学的学生，而不是失踪的学生。

“祁雨燕。”明天罡肯定道。

对祁雨燕皮主任没有太多的据说据讲，他带刑警找到知情者，详细介绍了祁雨燕，明天罡决定去四平，祁雨燕的家住四平市铁西区新民小区，他的住址学籍中记载很详细。

驾车去四平。明天罡计划从外围入手，先找到祁雨燕，了解乌米情况后，再去乌米的老家北沟镇，因为刑警认为失踪者回家的可能性不大。

“明队，”驾车的刑警戴涛说，“乌米会不会跟祁雨燕在一起呢？他们关系好。”

“如果那样就好啦。”明天罡说，“找到乌米，排除了遇害者是他，我们重新回到寻找尸源的路子上。”

法医推断死者的年龄与乌米相仿，缺少失踪者的资料，譬如生理特征、血型等。如果有，很快做出判断。

“但我直觉死者可能是乌米。”戴涛说。

“不能仅凭直觉。”明天罡嘴这样说部下，自己心里也是这样地想，也凭直觉。

# 生死对接

罪恶导演了——生死对接！  
原创长篇小说  
SHENGSI DUIJIE



“一个贫困生突然富裕起来,值得怀疑。”戴涛说,财富跟犯罪有时搅缠在一起,“大学生边读书边打工,为挣钱有的人干不正当的事情……假若乌米是这样,就有遇害的可能。”

一切谜底也许在找到祁雨燕的时候才能揭开。三江刑警到达目的地,在四平警方协助下,他们在一家经营保健品的公司找到祁雨燕,他已经当上销售经理,看来药学的知识帮助了他。

“你们找乌米?他怎么啦?”祁雨燕道。

“他失踪了,学院报了警。”明天罡说。

祁雨燕听后丝毫未惊讶,比先前更平静,这是不符合逻辑的神情,令刑警迷惑。明天罡问:

“你怎么看乌米失踪这件事?”

“唔,”祁雨燕的表情四十岁,不是他实际年龄的二十一岁,沧桑而复杂,他说,“他和我一样,不会读完书的。”

“为什么?”刑警问。

“我们都需要钱。”祁雨燕直率道。

“读书?”

“不,我读书费用家里出,足够用。”祁雨燕说。

“那你需要钱?”

“玩!”祁雨燕脱口而出。

玩?玩什么走火入魔都需要钱,大学生不专心读书而去玩,应受到谴责。刑警戴涛攥紧拳头,面前祁雨燕要是自己的亲弟弟,非狠揍他一顿不可。

“乌米弄钱也是玩?”明天罡问。

“不,他弄钱有别的用途。”祁雨燕说。

“做什么?”

“修墓。”

“修墓?给谁修墓?”明天罡问。

“他母亲。”祁雨燕说。

## 四

欧阳志学和翁力来到靛子香医院。

“医院取此名字，靛子香。”刑警翁力说，“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？”

“你认为靛子香是什么？”欧阳志学问。

“花呀！”翁力掌握的知识靛子香是迎春花，也叫满山红，年息花。

“满族祭祀烧的香叫靛子香<sup>①</sup>。”欧阳志学回忆说，“我小时候，奶奶农历7月15日上山采靛子香，阴干后轧成面净纸包好，以备使用。”

“你家是满族？”

“不是。”欧阳志学说，“民间好多东西不见了，靛子香、艾蒿……点艾蒿绳熏蚊子比当下的蚊香好，即卫生又环保，对人身体无害。”

“化学时代哟！”翁力道。

“我想医院起这样的名字，是一种怀念……”欧阳志学猜测，他们来到医院猜测才结束，下车时翁力看眼牌匾，确实见到靛子香花图案，不过不是植物，是黄铜靛子香，用金属制作的花朵总让人觉得不真实。

“靛子香……”翁力嘟哝道。

靛子香医院前身是街道卫生所，经营不下去，区委做出决定卖掉该医院，一个叫徐大庆的人，以三千万的价格买下来，取名靛子香医院。本书故事的需要，介绍一下该人。

说到徐大庆，不能不提到他的父亲徐茶宝，此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过世，留下一个秘方，一种治疗世间顽疾的药，他的小诊所得到一名药企老板的资助，购买下濒临倒闭的街道卫生所建成一所规模医院，由于那

<sup>①</sup> 用靛子香的花和叶晒干碾面而成的香沫，满族人称做按春香，满语为“阿那莫牙录腓”。

# 生死对接

罪恶导演了——生死对接！  
原创长篇小说  
SHENGSI DUJIE



个药神秘代号鞑子香，医院就命名鞑子香。刑警不清楚院名的来历，除了当事人没人知道。

“警察同志，你们？”接待刑警的医政科张科长，问。

欧阳志学只了解一些情况，问：“你们医院都开展哪些手术？”

“哦，手术范围很广，”张科长介绍道，“我院开展的是中西医结合的外科学，通俗点儿说，特色外科。”

刑警对这些不感兴趣，欧阳志学问：“有一个问题请教张科长。”

“别客气，请讲。”张科长说。

“举个例子，一个人截了肢，截掉的肢体怎么处理？”欧阳志学问。

医政科长很少，或者说几乎没碰到这样提问。通常割下人体病变组织，小的块儿直接冲入下水道。

“较大的块儿呢？”刑警问。

“两种可能，交给患者家属，或医院处理。”医政科长说。

家属怎样处理割下的病变组织刑警可以想到，风俗、亲情决定不会太残酷，火化、掩埋……医院则不同了，刑警问道：“假如患者不愿带走，留给医院怎么处理呢？”

医政科长需要思考一下回答，他们的做法说出来家属难以接受，定招来非议，至于其他医院怎么做不清楚，小说中的鞑子香医院将大块人体组织碎小，然后冲入下水道。

刑警完成调查，走出鞑子香医院。

“嫂子在这所医院里工作，你不去看看她？”大门口翁力说。

欧阳志学目光朝住院部大楼飘扬一下迅速收回，哪个窗口是妻子工作的地方他不知道，A 病房——总统套房，这个高级病房位置特殊。欧阳志学说：

“看什么，天天看。”

翁力笑，内容多多。

下一站走访是一个单位，询问的问题与地下管网有关，被问者搞不清警察要干什么，想肯定跟某个案子有关。

半天走访下来，欧阳志学觉得有些累，独自一个人往家走，寻思回到家里一个人吃饭睡觉，清汤寡水的没意思。妻子要一周时间才能回家，怎么熬啊！一日不见如三秋兮。大学时代，他遇此情形，就盯上铺那个人，用脚踹，狠踹。

“又馋啦？”上铺人的声音棉花一样绵软。

他继续踹，直到上铺人的声音铿锵为止，“欧阳，去鹿肉馆。”

如今，上铺的人经营房地产公司，没时间见面，脚再有力气也踢不到上铺，实际上也没上铺可踢。

手机音乐铃声响起，他一看来电号码，自言自语一句：“人不禁念叨，想他就来了电话。”

“欧阳，在哪里？”徐咏时问。

“大街上。”他回答。

“面前没躺着一具尸体吧？”徐咏时幽默道，他经常这样讽刺老同学的刑警职业。

“当然没有。”

“你能出来吗？我们去吃吉菜。”徐咏时说。

“好啊，到哪儿？”

“长白山酒店。”徐咏时说。

三江市的长白山酒店专营吉菜，房地产老板徐咏时早一步到，订了包房，欧阳志学进来见他一个人，说：

“怎么打单？”

“雁南飞啦！”徐咏时几分伤感道，他有个湘妹子，不久前回了老家，“我怕你又跟死人亲密接触出不来呢。”

“哪有那么多死人。”欧阳志学坐下来，问，“今天是什么节目啊？”

“重温。”徐咏时下意识地瞥对方的脚，此刻比较文明。

“重温什么？”

“白色年代。”徐咏时说，这个词汇在他俩中间使用多年，欧阳志学经常熊（欺负）自己，最后找到恰当词汇：白色年代，“上午我忽然想起你